

钻石干戈

现代江湖系列
XIANDA JIANGHU
ZUANSHI GANGE

台湾、朱羽著



I24/.5

1531

1:1

通俗读物最新趋势

台湾朱羽刀笔再演现代江湖

现代江湖系列

① 钻石干戈

② 凤凰干戈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责任编辑:胡大庆

封面设计:少 羽

书名 现代江湖系列

①钻石干戈 ②凤凰干戈

作者 朱 羽(台湾)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

规格 76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41·25印张 800千字

版次 199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书号 ISBN7—5057—0590—1/I·246

定价 7.00 元(每分册) 28.00 元(全四册)

目 录

① 钻石干戈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劫案疑云 | 1 |
| 2. 身陷漩涡 | 44 |
| 3. 脂粉干戈 | 82 |
| 4. 欲海无情 | 124 |

② 凤凰干戈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不速之客 | 164 |
| 2. 功败垂成 | 195 |
| 3. 各怀心机 | 226 |
| 4. 真相大白 | 270 |

①钻石干戈

1. 劫案疑云

碧空如洗，海平如镜。

一弯新月正冉冉地升上了半空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加勒比海夜晚。吕奇倚在船舷，眺望海上夜色，胸膛不禁大开，精神也振奋起来。

这艘一万五千吨的豪华邮轮“杰克逊总统号”正完成了环球旅行的第一阶段——欧美航行，在开始作第二阶段东半球之旅以前，邮轮，本身需作一次彻底的检修，它的检修站是美国的新奥尔良。

因此，从牙买加到新奥尔良是“杰克逊总统号”欧美航行中的最后一段航程。

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似乎迷上了牙买加的甘蔗，存心要吃一个够，因而要在那儿多停留几天。空出来的特等舱房刚好让给了吕奇。在加勒比海来一次夜航，倒也是挺有意思的

旅行。

“杰克逊总统号”是下午五时离港的，这时已是八时三十分，吕奇暗中盘算，邮轮大概快要经过“犹他加海峡”。在天明之前，就要抵达新大陆，这段旅程似乎太短了一些。

吕奇为什么要乘船，而不去搭飞机？

这原因很简单，他是唯恐旅程消逝得太快。

自从离开曼谷之后，他依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；尽管他想舒畅地作一次环球旅行，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却偏偏要降临在他的头上。

唯有在旅途中是没有人打扰他的。但是创新飞行工具却缩短了旅途的时间，因此，吕奇宁愿乘船前往新奥尔良。虽然这一段航程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小时，在他看来，已经非常满足了。

现在，他就很满足。

静静地倚在船栏上，看着滚动的海水，他可以去想些最愉快的事情，忘掉那些残酷的打杀搏斗，惊心动魄的经历……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仍然免不了有人要打扰他。说话的人是一个年轻女郎，一口很流利标准的中国话。

她站在距离吕奇约莫五步的地方，也在凭栏眺望。但是吕奇一直没有去注意她，也可以说没有那种闲情去注意她。现在，他更不想去回答对方的话，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是吗？”那女郎走到吕奇的面前来了。

她的美艳是异乎寻常的，大大的眸子亮而媚，在月光下，半截胸域雪白。当她转身面向海水时，挺拔而又柔美的曲线，只有最杰出的艺术家才画得出来。

她逼视着吕奇，使他不得不回答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东方民族中只有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了脚。”吕奇讽刺地说。

“这是个充满市侩气的世界，大家都注意作生意的商家。因此我经常被人误会为日本人。”

“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国人。”她充满自信地说。目光中透出一丝难以觉察的野性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唯有中国人才傻得不去勾搭身旁的陌生美丽女郎。”

“噢？”吕奇开始发动攻击，“你是一个喜欢被陌生男人勾搭的女郎吗？”

“不！”她用力地摇着头，“如果你向我搭讪，我会给你白眼，你要是不识趣而退，我可能会甩你耳光。但是，我却喜欢稳重的君子，像你这样，所以我反过来向你搭讪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吕奇将尾音拖得长长的，还耸了耸肩头。

“原来你是一个喜欢勾搭陌生男人的女郎，那么你不是中国人？”

“不！”她的头摇得更厉害了。

“我方才说过了，我只喜欢稳重的君子。”

“你的中国话很流利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！”

“那么我们国家女人比男人要开明得多了。”

“不！”她用力地喊出这个字。

“奇妙的女人！”吕奇滑稽地摊了摊手。

“你才是一个奇怪的男人！”她声音尖利地说。突然，媚笑又从她的嘴角处流露出来。

“我叫尤雅情。请问你贵姓？”

“我叫吕奇。”

“你好像突然在船上出现。”

“是的，我在牙买加上船的。”

“哦！我是在千里达上船，要去新奥尔良。”

“嗯！”

吕奇漫应着。他已打算结束这一次意外的邂逅了。

“我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英国，”尤雅情滔滔不绝地说：“英国人太刻板，而且雾大，湿气重，我不喜欢那个地方，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。听说美国人最豪爽，热情，好客……”

吕奇冷冷地接下去说道：“尤其是年轻的男人，他们最喜欢勾搭身旁的陌生女郎。”

“你……？”

尤雅情两腮鼓得圆圆的，显然有些冒火了。

“你这个家伙和你的名字一样，奇！奇怪！”

这时，扩音器突然响起了服务小姐嘹亮的声音：

“各位旅客！今晚是大家共处的最后一段时刻，本轮特

别举行一次惜别晚会，由船长贾可先生亲临主持。欢迎各位踊跃参加。届时贾可先生代表船公司致送各位一份纪念品。”

“尤雅情小姐！”

吕奇在一番言语促狭之后，并没有忘记在女性面前应守的礼貌。

“你今晚在惜别会中将是最受注目的一位女宾，到时我一定请你共舞一曲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。”她冷冷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会拒绝你。”

吕奇并未恼怒，仍是微笑着说：

“那没有关系，因为在一般社交场合中，女性有拒绝男性邀请共舞的权利。”

尤雅情的双目挑了起来，一对妩媚眼珠子也变成白多黑少，因为她的反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惜别会的场面是非常热闹的，不过却缺乏青春活力。原因是三百多个旅客中有绝大多数是老年人；他们都是在退休之后来一次旅行的。青年人正在为事业而忙碌，乘船旅行是少之又少了。

尽管如此，船长贾可先生仍然将这个惜别会办得有声有色。餐桌移到靠壁的地方，桌上摆着佳酿美果，原来已够

光滑的地板又洒上了一层滑石粉，播放的音乐也都是轻松明快的爵士乐。

船上的服务小姐，也脱下了雪白整齐的制服，换上了千奇百怪的服装。那似乎是一种暗示——人类若想获得永久的和平，就必须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地和衷共济。

吕奇端了一杯酒，冷冷地坐在一个角落里，他在欣赏那些老人的欢乐神情；自然也在欣赏尤雅情的丰姿。

吕奇说得不错，她是今晚最受人瞩目的女宾，单身男性旅客的宠儿。她活跃已极，周旋在许多男士的中间。她不时发出爽朗的娇笑，也不时在以目光瞟向吕奇；显然，她是在向吕奇示威。

可惜她对吕奇了解的不够，才会作出这种愚蠢的事。吕奇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又在谍报单位作过长时期的职业安全工作人员。在他的脑海里只有责任和纪律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他也经常和一些女郎发生亲昵的关系，那只是关系，而非感情。他工作的性质，不容许他发生私人的感情。对任何人、事、物没有憎恶与喜好，端视需要而论。现在，他虽然离开了那种工作机构，但是，在长时期纪律禁锢下所养成的冷漠心理却一时不能恢复。

因此，他不可能对明艳动人的尤雅情发出喜爱的心情，没有爱，又怎会产生嫉妒！

所以，尤雅情是白费劲了。

她依偎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怀里，舞过吕奇面前；而

吕奇却在注视杯中殷红的酒汁。

惜别会在欢乐的气氛中溜过。

转眼，已到了十点半钟。

吕奇已喝完了一整瓶道地的法国货——拿破仑白兰地，意兴阑珊地站起来，打算离开这儿。喧嚣热闹的场面他见得太多，倒不如走到冷清的甲板上，眺望明月疏星，也来得舒畅些。

尤雅情却突然来到他面前，面上有降服的神色，目光中有明显的歉意。轻声地说道：“你叫吕奇，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！”

“你记忆力很好，但我却想不起你的名字。”

“哼！”

尤雅情冷笑了一声。

“我叫尤雅情，你大概经常以高傲、冷漠来征服女性。现在你对我不需要再用这一套了。我自动来到你面前，就表示已竖起白旗，请与我跳一支舞好吗？”

“强盗用抢逼着被抢劫的人时，他们也经常说——请将财物交出来。那是真正的‘请’吗？”

尤雅情的目光跳动一下，尴尬和愤怒揉和在一起的神色蒙上了她晶亮的眸子。不过这种表情只是一闪而逝，妩媚的笑容在她的脸上漾起。低低地说：

“我没有拿枪逼着你吧？”

“可是你用了别的武器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强盗用枪征服，政治家用动人的话。小姐，你所使用的武器是妩媚的笑容和动听的声音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的笑意更浓了。

“你可以去找一个不会说谎的男人问一问。”

“你似乎是唯一的一个，也只有你才不被我的武器征服。”尤雅情很正经地接下去说：“让我违犯传统的社交礼仪吧！先生，请共舞一曲如何？”

吕奇当然不会拒绝，他无理由去故意使她难堪，何况尤雅情的谈吐不俗，作一时玩伴也未尝不可。不过他的促狭兴致未减，依旧冷冷说：

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

“我会大声高叫：看！这个男人拒绝与我共舞，请各位猜猜到底他是跛子还是不懂社交礼貌？”

“小姐，你采用了最厉害的挟持手段。”吕奇搂着她：

“来吧！华尔兹！当心我转昏你的头。”

飞舞！旋转！轻灵的舞步将吕奇带到轻灵的境界，他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过，肩头没有任务，心中没有难题，怀中却有一个温柔可人的美女，但愿这支华尔兹舞曲永远不完。

然而，这支舞曲很快就终结了。

“各位！”

一个留着披肩发型，结着大花领带的人站在一张凳子

上大声疾呼。他约莫有三十余岁，身上似乎有几分之一黑人血统，声音沙沙的：

“明天我们就要各奔西东，今晚是否该狂欢一番？”

人群中有些附和之声，但是并不热烈。

“音乐是翻来覆去的格调，冗长的共舞，这有什么滋味？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喊起来：

“有谁去过伦敦？你？你？……也许你们都去过，那么你们一定知道，‘野鸟夜总会’是伦敦最能吸引人的娱乐场所。”

“尤小姐，真的吗？”吕奇低声问。

“那是最吸引你们男人的地方。”

“有谁去过新奥尔良？你？或者你？……那么，你们也许知那儿的‘无情海夜总会’。”那家伙说到这里，又加重了语气：

“各位去问船上的水手，他们一定说那儿是最好的去处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吕奇喃喃自语地说道：

“这家伙在替‘无情海夜总会’作宣传吗？”

“船长贾可先生在皱眉头了。”尤雅情低声说：

“若不是在举行惜别晚会，他不会有如此好的耐性。”

“谁是现在最杰出的舞蹈家？”那家伙又提出一个问题。接着他说出答案：“爱玛小姐。”

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议，吕奇也不免好奇地问道：

“尤小姐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“好像一个黑人脱衣舞娘。”

那家伙又开始以戏剧化的声音说道：

“爱玛小姐在英伦的‘野鸟夜总会’表演了三个月，盛况空前。这次应‘无情海夜总会’重金礼聘，明晚开始献艺。最重要的是——爱玛小姐也在这艘豪华邮轮上。为了使这个惜别晚会情绪高，场面热，也为了答谢船长贾可先生在旅途中给我们的照料，爱玛小姐愿意为我们表演她的精彩舞艺，现在，让我们鼓掌欢迎。”

那家伙要去当导演，拍出来的影片必定是很卖座，他采用的手法很高明，在玩弄一番玄虚之后，突然宣布结果。举座一瞬间的愕然之后，欢声雷动。只有少数老婆子由于嫉妒心理所使然，反应稍嫌冷漠。

似乎在事先经过安排，欢声一起，大厅顶壁的几盏水晶叠灯全部熄灭，只留下了壁间的柔和彩灯。一盏熠亮的聚光灯投射在大厅进门处，扩音器里响起了声音奇特而又撩人的斑鼓，接着，有几分原始气息的音乐声也缓缓地在大厅中开始流动。

爱玛小姐在进门处出现了。

黑色健美的皮肤，配合以金属珠粒及薄片所连缀的舞衫，特别引人注目。裸露的双腿、双臂，以及背部闪闪发亮，显然涂抹了适量的油性润肤剂。那双明亮的眼珠射出了桀傲不驯的神色。

她的胴体有夸张的线条，舞姿也有夸张动作，难能可贵的是——在色情的卖弄中并未流于粗俗。

斑鼓声愈来愈急，音乐也开始由轻缓而变为激烈。爱玛小姐身上那件金属舞衫卸落了，在黑色的胴体上留下了一束雪白的超小型“比基尼”。黑白两色成为强烈的对比，也分外诱人。

她开始翻仰颠俯的舞姿，双腿分立不动，上半身作出许多角度的扭转。女宾们有的显得很紧张，有的显出不屑一顾的神色。男宾的目光却显出迫切的神情。他们不知爱玛小姐何时卸下那件“比基尼”。

当爱玛小姐俯着上身，悬空作双臂剧烈的摆动时，突然砰地一响枪声，她的胸罩结带松开，飞离她的身体，她有些受惊，也有些扭怩，双手交叉遮住自己的躯体，退出了那盏聚光灯所投射的光圈。

原先站在凳子上大声疾呼的年轻人又登上了他的“演说台”，手中拿着一支点四五口径的加拿大手枪，枪口上还冒出袅袅轻烟。方才那一手“子弹脱衣”原来就是他的杰作。

“原来他是爱玛小姐的演出搭档，”吕奇开始点燃一支烟，“他的枪法倒是很准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尤雅情不置可否地漫应了一声。

贾可船长是一个拘谨的英国人；如果爱玛小姐能够为旅客带来欢乐，即使她当众脱得一丝不挂，表演也不太粗俗猥亵，他也不会去加以阻止，但是，有人在他的船上公然鸣

枪，却是无法容忍的。

“先生！”贾可船长向那开枪的年轻人走过去。

“在上船之前，你一定在售票处看到了船规，枪枝武器一定要交给本人保管，你未交出，已经有失绅士风度，请将那支枪交给我。”

“退回去！”

那家伙挥舞着手里的枪，“这不是游戏，而是抢劫，相信各位一定看过海盗影片，但是我们比十八世纪的海盗更聪明，各人站在原处不要动，否则枪弹无情。”

贾可船长愣住了，人群中发出了尖叫，纷纷向壁角缩退，有的人爬进了餐桌的底下，尤雅情则机警地褪下了手指上的一枚钻戒，塞进了前胸，同时喃喃地说：

“但愿他们比十八世纪的海盗文明些，不至于搜索女人身上，否则我的损失就不少了。”

吕奇也是很吃惊，不过他却比较冷静，他试着寻找那家伙是否有同党，然后再去看看能否找机会将那家伙制服。

贾可船长在愣了一愣之后，又开始大叫道：

“来人，将这个疯子手上的枪夺下来。”

大厅外面拥进来好几个大汉，他们都赤裸着上身，仅穿上条短裤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挺手提机关枪。

“船长！”那家伙面上浮现调侃的笑容：

“这艘船已经完全被控制了，各位，将你们的财物自动交出来，我们要现钞，珠宝首饰，如果发现有谁隐匿财物，就

要他躺到犹加他海峡的海底去。”

于是，一场洗劫开始了。

每个人都抱着侥幸的心理，尽管匪徒提出了警告，还是有人隐藏了较为贵重的物品，尤雅情藏在胸部的钻石戒指就没有拿出来，只交出了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，而匪徒也并没有认真地搜。

他们大概是绅士海盗吧，吕奇想。

“吕奇，”尤雅情低声说：

“船好像停了。”

“嗯！不然这些匪徒怎么上的船？”

“那个留披肩发型的男人早就在船上了，他是在千里达上船的，”尤雅情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：

“你发现了没有，这些家伙干强盗好像很外行。”

“你很想他们搜走你那枚钻戒吗？”

“我只是觉得奇怪罢了。”

“奇怪什么？”

“他们指定要现金，有谁带着现金出门旅行？旅行支票和现金几乎没有差别，而他们却不要。”

“他们可能希望安全点。”

“你损失了多少？”

“一只泰国黑宝石戒指，和七元美金零钞，总共不会超过美金二十元，其他客人损失似乎也不太大。”

“是呀，这可真是一次令人不解的抢劫。”